

论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

——以《子见南子》和《孔子的智慧》为中心

邢娟妮, 孙良好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新思潮洗礼的林语堂, 在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和用英文编撰的《孔子的智慧》中, 通过对孔子言行及孔子思想的伦理审评, 消解了被汉宋儒家神圣化了的孔子形象, 让孔子形象向人性化回归, 把他还原成具有再接再厉的可贵精神、顺乎人性的道德修养和近乎人情的、集智慧和喜怒哀乐于一身的活生生的“真人”形象。

关键词: 林语堂; 视觉权力; 间离效果; 交往理论; 孔子形象; 《子见南子》; 《孔子的智慧》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4-0006-06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这是颜渊在《论语·子罕》中赞美孔子的话^{[1]15}, 他将孔子捧到云天之上, 将孔子比作神秘不可知之物, 让人觉得有些高深和不容易捉摸。此后的两千多年, 由于“孺悲”们和汉宋儒家的过度尊崇, 孔子逐渐被神圣化为一个完美无瑕的形象。于是, 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存在过的有着七情六欲的孔子被遮蔽了, 一个被恭恭敬敬地供奉在高不可攀的庙堂之上的孔子形象被凸显了。然而, 孔子形象的“神圣性”在主张破坏偶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新思潮洗礼的林语堂, 以他的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和用英文编撰的《孔子的智慧》等著述, 最终把孔子“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集智慧和喜怒哀乐于一身的“真人”。

一、视觉权力: 神性的颠倒

视觉是人的感官中最古老最重要的功能, 它与语言一样, 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的意义。在现实生活的空间中, 视觉的功能具体呈现为“看”与“被看”两种状态。一般而言, “看/被看”即“群体/个体”、“他们/他”、“复数/单数”的关系, “看者”总是代表着社会规范, 也即代表着一个群体, 是“他们”, 是“复数”, 具有巨大的威慑力量和难以抗拒的压力, 给人以无形的命令。“看者”与“被看者”是天然地不平等的, “看者”往往令“被看者”自动放弃了抵抗, “被看者”往往于无形之中被剥夺了主体性和自由。因为“被看”即社会意识的唤醒, 它令“被看者”自动归顺于社会律令, 从心理上放弃了抵抗, 在“被看”的过程中, “被看者”不得不沦为对象, 沦为“物”^[2]。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道统中, “至圣先师”的孔子作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 作为一个被神圣化的人物, 他总是以他的君臣之礼“看”着、俯视着、统治着民众。作为“看者”的孔子虽

收稿日期: 2007-10-11

作者简介: 邢娟妮(1980-), 女, 陕西合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

然只是一个“个体”、一个“单数”，作为“被看者”的民众虽然是“他们”，是一个“群体”，是一个“复数”，但“看者”的权威依然不容置疑，因为民众遵照的君臣之礼、社会规范都源自于“他”的“看”。而当民众转眼去“看”“他”时，“看”即“崇拜”——“仰视”、“瞻望”。在这种“看”中，“看者/被看者”的关系被颠倒了。在“看”的过程中，“看者”——观众匍匐于“被看者”——孔子的跟前，而对“被看者”——孔子的崇拜则不断被累积起来。在“崇拜”关系中，孔子被符号化、神秘化、概念化了。

1925年，从“欧风美雨”中归来而成为“语丝派”“急先锋”的林语堂，对其时处于文化漩涡中的孔子颇有自己的心得：“惟我觉得孔子，由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3]13}到了1928年，林语堂更以一出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把孔子从九天之上接到人间，从庙堂之上拉入、移置于民众的戏剧舞台之上。传统中作为“看者”的孔子被搬进了戏剧舞台，民众可以自由地“看”孔子，“看”与“被看”的动作施行主体的关系颠倒了，民众由“被看者”转变为“看者”，孔子由“看者”沦为“被看者”，这就使“看/被看”——“主动/被动”、“主体/客体”、“自由/不自由”的二元统一体分解，使“看”与“被看”被分割开来，独立出来，造成“视觉不对称”。在《子见南子》中，民众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①：

（南子向孔丘、子路微笑。孔丘沉郁，恍然如有所失。子路神志昏然，点头称善。

南子斜躺椅上，手执月琴，形骸略为放浪，弹起“桑中”的调子，嘴里喃喃，潇洒而凄楚。）

南子：叫歌妓来！

（孔子出神，忽然猛醒，警惕起来。）

……

南子：哪里！笑话！（忽注目孔丘，孔丘沉思似的）夫子指教指教。

孔丘：（如由梦中惊醒，慢慢的慨叹）想不到乐舞有好到这样的！（恢复原态）夫人乏了吧！

……

孔丘：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间现狂喜之色）……啊！（如发现新世界）……不，（面忽苍老黯淡而庄严）不！我走了！

……

孔丘：走！我走！早晚我一定走！（形容憔悴，慢慢的低着头坐下，两手抵额，靠手弯于膝上，成一团湾形）

这段舞台对白及台上的孔子从“沉郁，恍然如有所失”到“出神，忽然猛醒，警惕起来”，从“瞬间现狂喜之色”到“面忽苍老黯淡而庄严”再到“形容憔悴，慢慢的低着头坐下，两手抵额，靠手弯于膝上，成一团湾形”的情态变化，正可让长期沦为“被看者”的观众通过“看者”的“看”看到舞台上的作为普通人的孔子，颠倒他总在民众中的神圣的“看”的地位，使他回归到作为“人”的情态，令他的神圣性自然消解。在南子从“斜躺椅上，手执月琴，形骸略为放浪，弹起‘桑中’的调子，嘴里喃喃，潇洒而凄楚”，到“又弹起‘桑中’的调，嘴里唱着，悠扬激

^① 参见：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下引该书《子见南子》篇原文不再一一注出。

越,备极哀艳”,再到“哪里!笑话!(忽注目孔丘,孔丘沉思似的)夫子指教指教”的步步紧逼之下,唯唯诺诺的孔子暴露在南子及观众的视野里,成为一个“被看者”,这就使孔子作为“看者”的神圣性进一步瓦解。经过“看”与“被看”的颠覆之后,观众与舞台上的孔子开始处于同样高度,他们可以用平等的态度互相审视,孔子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让人觉得戏剧舞台上的孔子颇可亲近,也让人想到孔子周游列国,因为坚持理想,不附和流俗,处处遭遇坎坷,即使遭人冷落,也仍然再接再厉、坚持到底的可贵精神。就这样,人们在为孔子感到心酸的同时,也会觉得孔子是位可爱的智者。

二、间离效果:伦理的审评

所谓的间离效果“是一种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4]83-84}。它使人们原本熟悉的、习惯的现实以令人惊异的新面孔重新出现于读者、观众眼前,由此唤醒了读者、观众的理智,创造了另一种间离——读者同作品世界的间离,戏剧表演中演员同所扮演角色的间离,使读者、观众始终清醒地将作品世界同现实世界相互参照,相互比较,读者和观众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探索,从比较参照中认识现实社会,批判现实社会,进而干预现实社会,读者和观众“不应再被人从他生存的世界中引诱到艺术世界中去,受骗上当;相反,他们应当带着清醒的意识被引进他生活的现实世界里来”^{[4]62}。

在《子见南子》中,林语堂把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的“子见南子”事件搬到了戏剧舞台,并让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抹做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这样使本来在历史上具有高下之分的“孔子-南子”的身份即“威望者-跟从者”的身份颠倒为“学生-教员”的身份即“南子-孔子”的身份,这种身份颠倒本身就造成了孔子神圣性的瓦解,更不用说将彼此扮演上舞台,让观众“看”,这就使观众暂且遗忘自己,而沉浸在戏剧里孔子与南子的事件中,同时又让观众回到现实,用现实中的伦理来返观戏剧中的伦理,让观众以理智的思维来参照现实中孔教的主导地位,达到消解神圣的孔教、批判迂腐的封建思想的现实效果。孔教中的封建等级观念、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主义、皇权专制主义、重男轻女、人身依附、男女授受不亲、女子缠足、寡妇守节和泯灭个性等等,都属于封建性的糟粕,是孔教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所表现出的负面效应,是顽固派维护传统、反对历史变革的工具。为了打破顽固派造成的保守僵化局面,并进而清除孔教的负面影响,民众必须要有一种清醒的理智的态度。林语堂在《关于子见南子的文件》中写道:“谈到旧礼教,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并非孔子所首创,反对旧礼教不能认定是侮辱孔子,况且旧礼教桎梏人性蒙蔽思想的罪恶,已经不容我们不反对。”^{[3]304}因此,在返观现实的过程中,林语堂并非一味地贬抑孔子,而是客观地对孔教进行伦理评审,对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思想的作用与意义进行肯定,认为他的许多光辉思想,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爱人爱民的民本思想、协调和谐的社会观、以德为先的治国方略、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利他让他的忠恕之道、诚信为本的做人哲学、见利思义的义利观、重教育人的教育思想、严以律己的修身学说等,至今仍顺乎人性,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在今日社会仍有不可或缺的伟大价值。在日后编写的《孔子的智慧》中,他描述的孔子的思想是“代表着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抵,要求对人类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注重人际关系”^{[1]3}的和谐思想。

《孔子的智慧》是林语堂于1938年应美国著名的蓝登书屋(Random House)之约,为其“现

代丛书”编写的。与《子见南子》时期的文化批评有所不同，此时的林语堂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率性自然来解读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孟子》、《大学》以及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并以自己随意洒脱的处世人生来对其作注，来寻找孔子及其儒学与自己的文化性灵的交媾点。他认为儒家道统中的一些封建思想虽已陈腐不切实际，但孔子主张的个人道德修养仍合乎人性，他一反宋儒理学必须遵守三纲五常的政治说教，以一种随意率性的态度来对待统领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伦理道德。他认为孔子主张的“礼”是指理性化的社会，教导老百姓在家庭生活上，要仁爱，要守法，敬长辈；主张的“政”即“政者正也”，将社会治安置于道德基础之上；主张的“君子”是好学深思，泰然从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道德的仁爱而斯文的人^[114]；“仁”则是孔子哲学的精义，具有伟大崇高的道德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2]，“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在今天也值得倡导。换言之，就是把仁爱的精神，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推广到宇宙万物，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仁”包括了孔子行为的教训精髓，“仁”字可描写作一种心境，描写做人所“追寻”、所“获得”的状态，心境宁静的感受，心情中失去“仁”以后的情况，心中“依于仁”的感受^[111]，这是种人生境界，是种恬淡自如洒脱的境界，是最好的人和真人性，是人性发展到理想的圆满。林语堂之所以作这样的阐释，与他自己的真性情相关，是沟通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阂，从历史与现实的生命联系中来把握其中的内蕴”^[6]的结果。

三、交往理论：人性的回归

据马丁·布伯的交往理论，人对世界，人对社会的关系是双重的，世界也以不同的面目来展现于人，一种是“我-他”的态度，一种是“我-你”的态度。“我-他”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一种有着等级的关系，中间隔着不可跨越的阻碍，在这种关系中，“我”总会将“他”升格，将“我”贬低，以“他”来统治“我”，使“我”异化，让“我”来屈服于“他”；而“我-你”的关系则与“我-他”的关系不同，“我-你”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是“主体-主体”的关系。唯有在“我-你”关系中，“我”是我自己，“你”是你自己，“我-你”是独立的，同时“我-你”又是相互交融的，“我-你”从未有一方受到升格，受到异化，而是以彼此独立的“我”、“你”作为参照，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如《我与你》^[7]中所精确阐述的一样：

如果我作为我的“你”而面对人，并向他吐诉原初词“我-你”，此时，他不再是物中之物，不再是由物构成的物。

他不是“他”或“她”，不是与其他的“他”或“她”相待的有限物，不是世界网络中的一点一瞬，不是可被经验、被描述的本质，不是一束有定名的属性，而是无待无垠、纯全无方之“你”，充溢苍穹之“你”。这并非意指：除他而外无物存在。这毋宁是说：万有皆栖居于他的灿烂光华中。

孔子生活于春秋时代，主张施行“仁政”，以“齐家、治国、平天下”^[113]为本，孔教本是一种学说，儒学本是一个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繁荣中华文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由于这一产生于农业经济与宗族社会基础上的学说成为一种政治哲学、治国之道，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之后，它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独尊思想，儒学与封建政权联姻合二为一，封建政权长期竭力维护孔教的思想统治地位，孔教也长期竭力维护封建政权的统治地位，两者犹如灵魂与躯体，谁也离不开谁。孔教被统治阶层利用后，被奉为正统，极力维护封建的统治，逐步发展为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与精神支柱，于是万民被统治于这一“君君、臣臣、

父、子”的等级秩序之下，以忠君爱国为理念来捍卫国家的和平昌盛。在这种“我-他”的关系中，人们总是把孔子及其孔教“他者”升格，在“他者”——孔教的视野里，把“我”——民众对象化、分裂化，把“我”——民众异化，使“我”——民众沦为“他”——孔教的对象，使孔教与民众产生了一种不平等的统治/被统治、权威/无权威等的不平等的关系。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孔子的智慧》等著述都是以与一种迥异于“我-他”关系的“我-你”关系来看待孔子的，因为他认为：“当今世人只认孔子做圣人，不让孔子做人，不许有人之常情。然吾思岂尝板板六十四寒酸道学若孺悲哉！儒家以近情自许，独不许孔子近情，是岂以崇孔及所以认识人之道哉！孔子一多情人也。”^[8]他赋予孔子以七情六欲，以一种不受任何色彩渲染的常人眼光来看待孔子，还原了他作为人的喜、怒、哀、乐、憎、恨、好乐、好歌的七情六欲，从“神圣性”回归到“人性”，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真人”。

在《子见南子》中，孔子被演绎成一个感情不能自抑之人：

南子：夫子请起（孔丘起立），请坐。（孔丘庄敬的在靠近一椅坐下，又感激又惶悚）
久仰夫子盛名。

孔丘：（稍起位）不敢当，不敢当！

南子：我前天制一个曲，是以卫民的歌词编制的，今天与夫子初次相会，就请奏曲作为见面礼吧！

……

（南子向孔丘，子路微笑。孔丘沉郁，恍然如有所失。）

孔子来到卫国想实现“兴乐复礼”的政治理想，为了拜见卫灵公先拜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企望以人情关系打通，宣讲尧舜文武周公之礼。当他面对思想新潮、穿着性感、美丽漂亮的南子时，也与常人一样“感激又惶悚”，出现“稍起位”的扭捏紧张和羞赧；当南子向他微笑时，他也有面向美人时的“沉郁，恍然如有所失”的忘我状态；而后当南子要求办“六艺诗社”，“饮食男女”同聚一堂，实行“男女交际之礼”且让孔子为指导老师时，他“瞬间现狂喜之色”；顷刻，当他意识到若这样做则会使“男女授受不亲”的儒教礼节崩溃、而自己作为士大夫需要“礼”的节制时，他又变得“面色暗淡、庄严”。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为了不让自己悖于礼，他只得告诉子路：“不，我走了！”选择离开卫国，这也就意味着“孔子应该是‘人’而不是‘神’。这样的‘当代视界’使得他们毫不可惜地将孔子从神座中驱赶下来，转而从‘人’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6]。作为常人的孔子在这种情境中复活了。

写《孔子的智慧》时，林语堂直接以儒家的著述和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为本，描画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他认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都是对孔子的贴切描述^[115]。林语堂还特别提到，孔子有好几次说自己不是圣人，自己只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15]而已。与此同时，为了让读者充分感受到孔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林语堂精心选取了一些能展现孔子贴近人情的事例：孔子能唱歌，能演奏乐器，重编《诗经》，再配上音乐，是个爱好礼乐的人。孔子具有深厚的情感、敏锐的感性、强烈的审美意识，例如：“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为谁？’”^[119]穿的衣裳的式样和颜色搭配，孔子也很讲究，如他要右袖子比左袖子短。孔子有时候也说几句俏皮话，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123]很多时候孔子可以嘲笑自己的缺点，或是承认别人对他的批评正中要害，如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118]孔子也能像普通人那样恨人、鄙视人，同时很粗野，如弟子有一次问他当代的王公大人为何等人物，孔子说：“那些都是酒囊饭桶

呀。”^{[1]18}以上所有的生活点滴都是作为常人但被孺悲们敬仰了两千余年的神圣孔夫子的“真人”形象。在晚年写作的《无所不谈》中，林语堂更认定“孔子是个通人，随口应对，都有道理。他脚踏实地，而又出以平淡浅近之语”^[9]。其幽默是自然由其德性流露出来，毫无油腔滑调，只是随其自然，合乎人情。而“孔子师生问答之间，每有老实话，娓娓动人的话，师生私谈近情的话，甚至有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话，要明其所与言的人，及其时其地，随时应对情形，才得到《论语》的气味”^[10]。至此，读者与孔子之间的“我-他”关系完全被“我-你”关系所取代，孔子之人情味也得以充分呈现。

参考文献

- [1]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 22 卷[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2] 马大康. 叛乱的眼睛: 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34-35.
- [3]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 13 卷[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4] [德]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论戏剧[M]. 丁扬忠, 张黎, 君余, 等, 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 [5] 张中卫. 论语直解[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36.
- [6] 孙良好. 《子见南子》新论[J].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0, 21(1): 51-55.
- [7] [德]马丁·布伯. 我与你[M]. 陈维纲,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6: 23.
- [8]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 17 卷[M]. 扬平, 译.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62.
- [9] 林语堂. 无所不谈[M]. 海口: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3: 24.
- [10]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 16 卷[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8.

On the Image of Confucius in Lin Yutang's Works

—— *Confucius Saw Nancy and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as the Center*

XING Juanni, SUN Liang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Lin Yutang, through the baptism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new Western ideas, has eliminated the sacred image of Confucius deified by the Confucian scholars of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urned Confucius into a real person of wisdom and emotion who understands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human being in his new historical drama *Confucius Saw Nancy and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compiled in English and through the ethics review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Confucius and his thinking.

Key words: Lin Yutang; Visual power; Inter-effect relations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fucius image; *Confucius Saw Nancy;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编辑: 刘慧青)